



花事

红花羊蹄甲

□郭发仔

卵形，算不得茂密，枝叶疏密恰到好处，似乎每一处空隙都是精神游走的通道。叶片间，缀着喇叭形花朵，花瓣呈撕裂状，五瓣不似五瓣，扭曲着，翻卷着，像被顽童信手揉皱了的纸团，屈伸之间又显出几分倔强精神。红色花瓣之中，花蕊是丝状的黄色，探出花瓣之外，犹如伸出脖颈嗷嗷待哺的瘦小幼鸟。每一朵花都红得纯净，凝视小许，一会儿是人逢喜事般的朱红，转而又沉淀成了岁月的暗红，艳丽的外表之下，是凝重的思绪。

此花情形，让我想起乡间的南瓜花。在乡下，南瓜开花是初夏的信号，无需过多关照，藤蔓在荆棘中倔强延伸，宽厚的叶片傲慢地将杂草覆盖。随着第一道温热袭来，叶柄处便冒出一朵大黄的小喇叭。南瓜花与此花类似，颜色一样纯粹，不过棱角分明许多，花瓣张开呈五星形，隐含其中的绿梗丝丝缕缕，如连通生命的绿色通道。在乡间紧凑的烟火里，密集开放的南瓜花，是嘴里一味绝妙的小鲜。

眼前这伶仃红花，没有南瓜花的低

调和亲和，高悬枝上，用透彻的红渲染这个燥热的时令。好奇之下，拿起手机查阅，方知此花名叫红花羊蹄甲。原本以为，这颇有雅意的红花，应该有一个叫在嘴里都会泛甜的名字，不承想，这花名念起来，仿佛舌尖上滚过几粒细小的石子，亲切中夹带着几分生硬。

花开之树，还有一个别名叫“洋紫荆”，并非中土之物，而是百年前漂洋过海而来。因色彩艳丽，花型独特，是不错的观赏花卉，最初常栽于富家庭院。后来逐渐普及，红杏出墙，成了街道旁的寻常树种。其实，红花羊蹄甲对生存环境并不苛求，凡气候温热之处，都与它的脾性契合，它也便随遇而安，开得烂漫多姿。此花也不择人而艳，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市井，还是在野蛮生长的荒野，它都开得一样热烈，一样无所顾忌。这种近乎鲁莽的生命力，反倒显出几分可敬来。更令人敬佩的是，此花不与芳菲争时令，也不与百花竞妖娆，选择在酷热难当的夏日开花，让人在火烧火燎的空气

里，感受一种春的烂漫与微温。这是一种耐得住寂寞的韧性。

红花羊蹄甲花期长，自秋至春，鲜艳颜色绵延数月之久。花初开时，先是零星几点红，隐匿在绿叶间，惺忪如酒过三巡的醉眼；继而打开花瓣，自叶片间伸出，新奇如脱壳之蝉；至满树红花盛开，仿佛众多点燃的烛火，叶子倒成了点缀。据说，红花羊蹄甲花谢时，整朵整朵地落下，铺在地上，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貌，红艳如生，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壮烈。盛夏初遇此花，真想驻足长守，看看这贞烈女子一般的花谢场景。

网上说，红花羊蹄甲的花语是“富贵”，我觉得这此花掉了价，多了些俗气。其实，它更像是“倔强”的化身——倔强地开，倔强地红，倔强地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活得自由自在。不管人们是否多看一眼，是否为它停留驻足，它都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哪怕落地的那一刻，红花羊蹄甲，依旧带着生命的激情，永不言败。

岁月

露珠滴答如歌

□易延端

人生中有过经历，无论有意无意，总会深植于心底，难以磨灭。譬如童年看电影的记忆，虽蒙着一层温暖的旧时光滤镜，仿佛泛黄胶片里封存着整个童年的微光，却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骤然清晰，如同昨夜凝结的露珠，在心头滴答作响，如歌低吟。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生于六十年代初的我，因家境所限，小学和初中七年都在村部几间简陋校舍中度过。1979年秋，我和村里五十多名农家子弟揣着初中文凭和对未来的憧憬，兴高采烈地回到生产队，开启了人生的奋斗历程。

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和同队的张旭田相约，去五公里外的成都市跃进煤矿生活区看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旭田是我同年同班的挚友，他就住在我家山坡脚下。那天，在生产队背完土豆，我们将背篓匆匆交给各自父母，便欢天喜地奔向那光影世界。

成都市跃进煤矿位于原成都市彭县磁丰镇小石村，其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是彭县乃至成都重要的国营煤矿。矿区鼎盛时，常年活跃着六七千人，尤其下班高峰，人流涌动，堪比县城。公共设施相当齐全，设有职工食堂、电影院、医院、体育场、矿商贸店和子弟学校。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生活区都会放映电影：寒冬在电影院内，春夏则在露天体育场。观众除矿工及子弟外，还有我们这些来自周边六七公里甚至更远的村民。电影院和体育场内皆设座位，大家无需为无处观影发愁。

我家距煤矿生活区虽不算远，却需翻山越岭。先下行一公里多深沟，再溯河沟上行两公里，随后翻越一道山梁，再顺山路下行两公里，方能抵达那梦寐以求的银幕。途中必经十多户人家，在狗的狂吠声中胆战心惊地快速行走，更要穿越一座林木森森的山梁——那里静卧着三座坟冢。

据村里一位讲述革命故事的长辈说，安息于此的是三位红军烈

士。或许是在前往不远处的阿坝州黑水县途中，红军主力爬雪山、过草地的万里长征前夕，身负重伤的他们为躲避敌人追捕藏入这座深山密林，不幸与大部队的失散。终因伤势过重，缺医少药，长眠于此。村民发现后，将他们安葬在山梁上。因不知姓名籍贯，三座墓碑上只有闪耀的红五星及“红军烈士之墓”字样。

我时常感念，当大部队的远去时，他们却永远留了下来，化作沉默的墓碑，没有名字，亦无惊天动地的伟绩。最初路过这三座无名烈士墓时，我们总是心怀恐惧，不仅会小跑起来，还要互相大声呼喊名字壮胆。后来，在跃进煤矿生活区看过了无数战争题材电影，特别是《地道战》《地雷战》《渡江侦察记》等革命故事后，再途经红军坟时，心中便只剩下深深的崇敬。有一天晚上，我们肃立坟前，轻声唱起了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

“红星闪闪放光彩，
 红星灿灿暖胸怀，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党的光辉照万代……”

山村文化娱乐匮乏，每逢周末或节日，无论有多忙，也不论是否刮风下雨，只要能挤出时间，我俩都会如约前往。每次看完电影归家，往往已是凌晨一两点，有时甚至更晚。旭田的家在山脚，我的家在半山腰。与他分别后，我还得独自攀爬近一公里的山路。

那晚皓月当空，与他分手不久，我在离家不远的一块大石包上稍歇。月光如银，万籁俱寂，忽闻坡下一片玉米林里传来滴答、滴答的露珠坠落声，其间还夹杂着“啪一啪一啪一”清脆的玉米拔节声响。那一刻，这如歌的露珠声在我心头激荡——它多像无数革命志士的铿锵誓言啊！为了人民能拥抱幸福美好的明天，他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记得那个懵懂少年仿佛突然被理想和信仰之光照亮的瞬间……

乡情

老家的绿豆汤

□蒋咏春

绿豆汤是炎炎夏日一抹清凉的慰藉，承载着我童年的欢乐，以及远离故土后无尽的思念。

母亲总说绿豆会认路，老家的院子周围或田埂土坎上总会种一行绿豆。豆苗在地里茁壮生长，嫩绿的叶子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待绿豆成熟，我便和兄弟姐妹一起采摘。豆荚饱满，轻轻一掰，圆润的绿豆就迫不及待地蹦跳而出，那一颗颗翠绿的豆子，仿佛夏日馈赠的珍宝。

新收的绿豆倒在铝盆里哗啦作响，像一捧被晒透的星星。我蹲在灶台边添柴火，看母亲把绿豆淘进铸铁锅里，水没过豆子，也被吸成浅绿色。“得留半指宽的缝儿，”母亲用木勺敲着锅沿，“绿豆会顺着水汽爬上来找月亮！”

水沸腾时，绿豆在锅中翻滚跳跃，像是一群欢快的小精灵。母亲不时地搅拌着，确保每一颗绿豆都能均匀受热。渐渐地，绿豆变得软烂，汤汁也由清激转为青绿，散发出一种质朴而清新的香气。那香气里，有阳光的味道，有泥土的气息，更有母亲温柔的爱意。

一碗热气腾腾的绿豆汤端上桌来，还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我总会迫不及待地拿起勺子，轻轻舀起一勺，送入口中。初尝时，是绿豆淡淡的清甜。紧接着，舌尖便能感受到绿豆沙细腻的口感。当清凉从口腔蔓延至全身，夏日的燥热都被这一碗绿豆汤驱散得无影无踪。若是在午后，喝上一碗冰镇的绿豆汤，那更是一种极致的享受。冰凉的汤汁滑过喉咙，全身的毛孔都轻轻张开，尽情地吮吸着这清凉，让人从心底里感到舒畅。

傍晚，月光从木窗漏进来，

洒在了从自留地里回来的父亲身上。母亲舀一勺汤：“尝尝，这是绿豆熬化的月光。”

“嘘”的一声，父亲喝一口这“月光兑换”的绿豆汤，咂咂地翕动着嘴唇，伸长脖子，像是要把月光全喝进胃里……

在老家，绿豆汤几乎是每餐必备。一家人围坐一起，吃着简单的饭菜，旁边放着一大盆绿豆汤。大家一边喝着，一边谈论生活琐事，欢声笑语回荡在屋内。绿豆汤的清涼，与家人的温暖相伴，构成一幅温馨的画面。这绿豆汤，就像连接家人情感的纽带，让家庭的氛围更加融洽。

场镇上，夏日里总会有许多售卖绿豆汤的小摊。摊主们将大桶的绿豆汤放在阴凉处，旁边摆放几个大碗。过往的行人，被烈日晒得汗流浹背、口干舌燥之时，便会在小摊前停下脚步，花上五分钱，买上一碗绿豆汤。或站或坐，大口大口地喝着。喝完，用手背抹一抹嘴角，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也有歌凉细品，说句闲话，抿一口汤，还把凉爽吸进了肠胃。这一碗碗绿豆汤，不仅为人们带来了清凉，也成了街头巷尾一道独特的风景。

后来，我在城市便利店喝绿豆汤，总想起乡下月光“冒泡”的夜晚，想起母亲熬制的绿豆汤。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欢笑的院子，又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至今，老家的绿豆汤仍是我心中最难忘的味道。带着故乡的温度，藏着童年的记忆，成了我灵魂深处的一抹亮色。无论我走得有多远，一碗绿豆汤，永远是我对家乡深深的眷恋，是我心灵深处永远的归宿！

诗页

寻凉记

(外一首)

□王守槐

被一种去林间乘凉的思绪牵引
 寻遍地图上每一条通往森林的路
 仿佛清凉已从版图的山坳中溢出
 已是直白的不遮掩的欢愉，有人
 先我一步，进入高山，林海，峡谷
 让我纠结于什么也没有抓住的忏悔

这让我回想故乡房前屋后的树
 它们春天开花夏天结果秋天落叶
 到了冬天，就光起膀子迎接风雪
 山村果子苦涩，也不像城里一些树
 虬枝散叶花事了，绿得虚情假意

身边不少苦夏的城里人还在奔赴
 把期望交付于车流以及拥挤的山溪
 像一个人在疼痛中寻找一剂良药
 山川景物交织于匆匆而陌生的脚步
 让心灵栖息的青山寥寥，而庆幸
 现在我们想见的，只有故乡而已

回声

跟着云朵回故乡
 我喜欢七月。要一团一团数
 一瓣一瓣落，黑脸还不行
 公路，急需直一点
 宽一些

路过高山、云海、飞瀑
 要有观景台，时间也够用
 天空正飘着不紧不慢的雨点
 刚好把孩子从梦中敲醒

真到家门口，什么也
 管不住了，母亲从灶房奔出来
 身后的炊烟，被扔上云端
 邻家大黄狗的叫声，从
 远处传来，山谷有了回声
 这回声，越来越空旷

头发

(外一首)

□唐成金

白发已多过黑发
 黑夜仍长过白昼

我依然半个多月就理一次发
 不再听信理发师的蛊惑
 曾经，为了讨好青春
 染了几年发

现在，我坦然面对越来越多的白发
 黑在裁减
 倔强的白 越来越让我清醒

出门前我不再对着镜子纠结
 我只是无法从容面对某些灰色
 黑不黑 白不白 清不清 楚不楚
 总让人怀疑 让人尴尬

遇见

——致没遇见的人

是的
 时间有些晚了
 拥挤的朝圣路上
 褚色的石子已风化
 孤独的人
 汇聚成默默哭泣的长河

我们在裸露的河床相遇
 因为寻找那片失落的积雨云
 就是那带光的闪电啊
 不顾疼痛
 同时卸下彼此的壳膜

幸运的是
 黑白交织的黎明
 给了我们温暖的晚春

那个再次以沙绘画的世外人
 在沙尘暴来临前
 微笑如是



不问风雨(水彩) 刘克银 作

画韵



刊头书法 黄颀 总第2099期

心中那片高地

□侯为标

情同期声，比划一个“手枪”动作，和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埋伏隐蔽，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当画面中出现黄继光拖着伤痛、两眼圆瞪扑上机枪口那一刻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泪水在眼眶打转，下嘴唇咬出一排深深的牙印，恨不能直接冲上炮火纷飞的战场，和战友们投身到枪林弹雨之中，一同杀敌立功。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铸成的不朽丰碑，史诗般烙在记忆的深处。

我相信，绝大部分男儿心里都有一个英雄梦。上学的时候，当老师或者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是我人生理想里排在最前面的两个志愿。而当看到老电影《上甘岭》，黄继光用自己滚烫的身躯堵枪眼的壮举时，不但戳中了我的泪点，上甘岭“零号阵地”也从此巍然屹立在心中，成为精神世界里那片永远定格的高地。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高中毕业那年，我如愿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来

到雪域哨卡站岗执勤。每天在“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的实景中苦练本领。第一次站岗、第一次打靶、第一次拉练、第一次紧急集合、第一次拉歌，甚至第一次挨骂的经历，都像老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循环播放，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营地驻扎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条件相当艰苦。记得在一次负重五公里越野训练时，因为高原缺氧，我身体有些不适，踉踉跄跄，拖在队伍后面。身旁的战友见状，劝我在原地先休息一会。恍惚中，“零号高地”穿越时空，出现在眼前。与之相比，这点困难不值一提，关键时刻决不能掉链子。于是，我立马打起精神，挎上背包，继续向终点挺进。

“三点一线”的生活虽然单调，但战友们却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训练之余，我们用罐头瓶、易拉罐，在帐篷里，在操场上镶嵌“无私奉献”“保家卫国”等图案字样，把营区装点得既严肃又活泼，成为高

原上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

月明如钩的夜晚，是尽显七尺男儿铁骨柔情的一面。爱用形容词、排比句写情书的郭班长，说起情话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每次写完信，就主动递上一支香烟“贿赂”我，让我用楷体帮他写信封写好，理由是我的字写得好看，美其名曰信封上的字就好比一个人的脸蛋，第一印象挺重要，终身大事马虎不得。没想到此举产生了“蝴蝶效应”，我虽然只是一名高中生，却是当时全班的最高学历。战友们都让我帮他们写信封，我也乐此不疲，成人之美。有的甚至还让我直接代笔，可谓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如今，虽然离开军营已20余载，但军人身上的影子仍肉眼可见，说话、办事雷厉风行。每遇急事、难事，我都会冲在最前面。只要想起记忆中那片高地，心里就没有解不开的结，脚下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零号高地”像镜子一样，成为我生命中永不褪色的记忆。